



# 回锅肉的味道

□李秀玲

边养儿育女。

外公性子温和，外婆性子急躁。家里有什么事，总是外婆噼里啪啦如黄豆般急匆匆地说完，外公再轻言细语地和外婆说理。外婆明明是要发火的，可听外公说完，外婆的火气就没了。一场即将来临的暴风雨在外公的和颜悦色下消散得无影无踪。

外公常年从事体力活，身体日渐衰老，闲下来在家带孙子孙女。而外婆，因为做事风风火火，待人又特别热情真诚，被居委会主任看上，视作左臂右膀，整天拉着她一起出去做事。因此，从我记事起，都是外公在家做饭，陪着我。外婆则早出晚归，一天难得见到她。

我记忆中最深的画面，是难得的冬日暖阳，外婆没出门。阳光透过屋顶瓦房的缝隙射进矮小、破旧的厨房，锅中热气冒出的阵阵白烟与一道道从外照进来的明亮光线交织在一起，如仙雾缭绕。外公站在这“仙雾”中，手把手地教外婆炒回锅肉。

“青椒再煸几铲。”

“可以放酱油了。”

……

世上哪有那么多荡气回肠的感情，细水长流才是最深情的陪伴。

后来，外公走在了外婆的前面。最后告别时，外婆像个小孩子般嚎啕大哭，平日里梳得光溜溜的头发耷下几缕散开，扑向外公的灵柩，几个人都拉不住。

岁月波澜不惊，一点一点流逝在日常的点滴中。我长大了，外婆也渐渐学会了自己做饭，不是饭蒸焦了，就是菜没炒熟，但唯有这道回锅肉，是她最常做，也做得最得心应手的一道菜。每次我去看她，她都要在厨房里忙活半天，端上桌的永远都有这道回锅肉。外婆开心，我也开心，因为，每一筷子都有外公的味道。

这道菜，是外公亲手教外婆做的，煸干的青椒衬托着爆好的肥肉，几颗泡姜泡椒增添了独特的味道，碗里的油盖过了肉和青椒，用筷子夹起来时，油还在一滴一滴地掉落。

穿过岁月的长河，那油从外公的锅铲里，外婆的筷子中滑落到了我的碗里。碗里的白米饭有几处被油浸得变成了黄色，黄得就像外公长年累月被叶子烟熏染的食指。

带着对外公外婆的深深思念，我也学会了这道菜。

多年后，当我有了孩子，他也对我说：“妈妈，我想吃回锅肉了。”

饭菜端上桌，儿子大口大口地吃着，我在一旁陪着他，给他夹菜，他一边吃一边看着我，那意思是：“我自己能夹菜，不要你给我夹。”

我放下筷子，笑嘻嘻地看着他，一如当初外公笑眯眯地看着外婆。

外公外婆已离开多年，小女孩也成了母亲，而这道回锅肉的味道却一直没有变，穿过人间的烟火，穿过光阴的浮沉，穿过几十年的红尘岁月……

我尝过别人家的回锅肉，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好，但在我心中，永远比不上外公外婆的这道菜。

它是思念，是陪伴，是一道普通的家常菜，也是爱的长河，永不停息。

（作者系重庆市南岸区作协副秘书长）

# 纸飞机

□朱东锸

台上居高临下地放飞，再跳下球台追逐着翻飞、回旋的飞机。

更多时候是在篮球场上，把飞机放到嘴边哈气、加油、放飞，比赛谁的飞机飞得高、飞得远。暮色中，成群翻飞觅食的燕子与一架架回旋的飞机相映成趣，我们追逐着、嬉闹着，直至树下传来母亲催归的声音……雨天或冬天，我们就在公社礼堂里放飞，礼堂主席台下方，每隔半米用水泥筑起半米高的一排排水泥长凳，正好成为我们“打仗”的战壕，纸枪、竹筒枪、木头枪各种武器在手，杀声震天中一架架纸飞机飞舞盘旋。

飞着飞着，我们又制造了可直冲天空三四十米高的“火箭”。火箭折叠也简单，找一张长方形的纸，短边的左右两角折向中线，边角对齐重叠，接着两边再折向中线，用剪刀在尖头约3厘米处斜着向尖头方向剪到一半位置，切口下部两边再向中间对折，然后将几条环环相扣的橡皮筋套住火箭，另一手捏住火箭尾部，双手上下斜着拉弓，橡皮筋拉长，捏住尾部的手放开，火箭就嗖地发射升空了，大伙仰头追寻火箭飞行的轨迹。

出公社大院往南约百米有一条清澈的小河，蓝天中偶尔掠过的飞机，拖着一条云絮般的长长“白纱巾”迅速地划过，在河滩上嬉戏的我们驻足翘望、遐想，之后几天，蓝天、飞机和雷达就成了我们谈论的话题。

后来，我们的纸飞机，由单张纸折叠慢慢变成多张纸折叠组合，机头前还加上跑动时呼呼旋转的小风车。我们一手捏着机翼两侧，模仿着飞机起飞、爬升、滑翔、转向、俯冲、降落的姿势，嘴里配合着飞行的姿势或高或低或长或短地配音。玩累了，新一轮辩论和憧憬又开始了。

没多久，用纸和竹篾制作、飞得更高更远的风筝替代了纸飞机。放风筝带给我们更大快乐和更多向往。

20世纪80年代初，我家搬迁到县城，我转学到了县城中学。改革的春风吹拂家乡小城，各种新奇事物不断冲击着人们的视野，我又迷上了摄影。

20世纪90年代初，我告别校园穿上了警服，出差办案是家常便饭。起初，出差差是自己驾车，长途则在公共汽车和火车上颠簸。我第一次乘坐飞机是1992年初秋的一个晚上，从广州飞桂林，短短45分钟航程，人一直处于兴奋中，直到飞机抵达，对茫茫夜空没什么印象，俯瞰之下那座城市万家灯火却记忆犹新。

这些年，我不时坐飞机从天南到海北。俯瞰大地，除了感叹山河锦绣大自然壮美，我总想起小时候仰望星空、河滩上翘望飞机的画面。儿时遥远的梦，如今成了日常生活中一首首小插曲。（作者单位：广州市公安局森林分局）

儿子周末从学校回来，第一句话就是：“妈妈，我想吃回锅肉了。”

炒回锅肉是我的拿手菜，是我从外婆那里学来的。儿子最爱吃这道菜。

我的外婆炒回锅肉喜欢用青椒做配菜。青椒放进锅里，不放油直接煸，一直煸到青椒被榨干所有水分，变成黑黢黢的颜色，再慢慢把炒好的回锅肉倒进去，香喷喷的猪油滋滋地沸腾着热气，半肥半瘦的肉染上郫县豆瓣诱人的红色，干瘪瘪的青椒偏偏就融合在那色泽油润的红色中，青黑与朱红交错，组合成了这道普通到极致、却又美味到极致的家常菜。

这道菜，一直记在我的心里，从未曾忘却。因为它不仅仅是一道菜，还是一份深深的思念。

我的外公做得一手好菜。记得年幼时，经常都是饭菜都摆上桌了，外公在堂屋门口探出头看了又看，才看见外婆气喘吁吁地迈进大门。她进了门，洗了手，坐在桌子旁，外公把饭盛好递给外婆，外婆大口大口地吃着，外公在一旁给她碗里不停地夹菜，回锅肉、烧白、四喜丸子，外婆一边吃一边用眼睛瞪外公，那意思是说，“够了够了，碗里的都还没吃完呢。”

外公的眼睛眯成一条缝，笑嘻嘻地说：“多吃点，多吃点，吃完才有力气出去。”

我在一旁看电视，眼中余光扫向他们。小小年纪什么都不懂，就是觉得外婆这么凶，外公也不生气，笑起来脸上的皱纹像一朵向日葵，欢快欣然，按下了外婆挑起的眉毛，卸下了她满身的疲惫。

外公外婆之间的感情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起伏，也没有什么爱恨交织的缠绕，一切都是那么地顺其自然，水到渠成。一个小伙子，从偏远的农村到城市来打工，经人介绍认识了给有钱人当女佣的外婆。外婆觉得外公是个好人，话不多，但勤快、踏实；外公觉得外婆能干、爽朗、贤惠，两人就生活在了一起。外公在水泥厂当搬运工养家糊口，外婆辞去女佣工作，在家接手工活，一边糊纸盒一

## 鹤得转 专栏

# 夜梦林逋

□武辉夏

林逋（林和靖）梅妻鹤子，是一段佳话。西湖放鹤亭内有一石碑，碑文是康熙皇帝临董其昌书写的鲍照《舞鹤赋》，一侧有林和靖的墓。后有敬一书院，是皇帝的行宫，院外粉墙上有着康熙题字“一片云”。经北京西泠印社总经理林宏伟引荐，敬一书院胡大红女士安排，我的个人画展在敬一书院内陈列了好几年。我每次去，都住在书院楼阁上，室静，甚雅，窗外西湖风光尽收眼前。一夜，我梦见隐逸诗人林逋，得诗一首《夜梦和靖先生》：

梅妻鹤子放鹤亭，  
一砚一簪寄情深。  
待我今画三两鹤，  
也傍和靖赋荷心。

（作者系重庆市政府文史馆馆员）

